

沈從文

沈從文文集

第三卷：小說



沈從文文集

第三卷：小說

花城出版社
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



A0246400

I 216.2/8
3

粤新登字05号

沈从文文集

(国内版)

第三卷·小说

*

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

(香港中环域多利皇后街九号)

联合编辑出版发行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肇庆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3.5印张 3插页 288,000字

198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3次印刷

ISBN 7-5360-1008-7/I·900

定价：13.50元

責任編輯：鄭雪林
特約編輯：凌 宇等

潘耀明

林振名

葉曙明

攝影：竹崎昭

裝幀設計：蘇家杰

責任技編：趙 琪

目 录

石子船

石子船	2
夜	16
还乡	26
渔	41
道师与道场	55
一日的故事	70
后记	90

沈从文甲集

第四	94
自杀的故事〔存目〕	
我的教育	117
冬的空间	146
会明	273
牛	286

一个女剧员的生活

一 后台	304
二 家	320
三 一个配角	342
四 新的一幕	351
五 大家皆在分上练习一事情	370
六 配角	384
七 一个新角	401
八 配角做的事	417
九 一个不合理的败仗	428

11	11
22	22
07	07
00	00

某甲文丛

149	149
711	711
011	011
873	873
882	882

石子船

在名叫康村的河岸边停下了空篷船一只。

村中产石，把石块运到××市去，这石便成为绅士们晚饭后散步的光滑的街道了。在街上，散步的人，身穿柔软衣服，态度从容，颜色和气，各式各样全备，然而没有一种人能从这坚硬闪光的石路上，想到这街石的来处的。产石的康村，每天总有若干较他种船只显着笨重的石子船泊岸，船到了，晚上人从跳板上走到岸旁小板屋中去歇憩，便中喝烟吃茶打盹，休息半天，换了回票，就又动手装石子。康村本来是荒山，因××市发达，需石子筑路，不知被谁所发现后，成天派船来运石子，所以到近来已成为小小市镇了。

凡是来到这里的石子船，船上大致是这样人数：一个梢公，驶行时，管舵，船停了，守船，这是主人的事。一个拦头，驶行时，照料前面碰头，用篙点，避开危险，下碇时，把锚推下水去，抵岸时，系缆绳，用风致不同的式样打缆绳结。此外是散弟兄。散弟兄三个或五个，所做的是收拾舱面一

切，放篷时放篷，摇橹时摇橹，船停到康村了，从山上运石子上船，船停到××市，把石子从船上运下，放到××市的码头边。一船的行动，生财的支配，皆为船主的事。至于散伙诸人，只吃粗糙的饭，做枯燥的事，有了钱就赌博，在一点点数目上作着勇敢的牺牲，船开动了，为了抵地后可以得一顿肉吃，就格外诚心的盼望早到，间或还作着极其可笑的梦，水面上风清月白时，忘了日晒雨淋的苦，就唱着简单的歌，安慰着自己生活的凄凉而已。

这船在××河上已走过六十余次了。每次时间是七天，这七天只三天船上人无价值的精力是消磨在水面，有两天是运石子上船，有两天是把石子从船运上岸。因为契约的前订，××市建设的工程，随了时代而发展，有不能缓一日的趋势，所以这船也如其他人所有的石子船一样，船主不能尽在时间耽误上担负权利的损失，六十余次的转运，只有两次多延长时间一天。船主的认真，把散伙生活更拘束成一种机械，然而这些无用的愚蠢的东西，再机械一点有什么关系？究竟因为这样，××市柏油石子路一天比一天多了。

这船如今是六十四次到康村的岸边了。因为一种方便，这船泊碇处是去康村的市街较远离产石的山坡较近那岸边。船是空船，船抵了岸，那拦头的汉子就第一个先跳上了岸，他把船系定了，坐到树荫。其他五个散伙也陆续上岸到树荫上坐定了。船上只余下艄公一人整理绳索，那艄公一面低了头作他的事，一面想到××市上所听到的消息。他曾从一个在警务处的服务人方面，得到一种传闻，康村中有奇奇怪怪关于××党的谣言。他平日没有看报，没有同军界中人往来，不知道康村这小地方

为什么也有这些人来的原故。只是，几年来，船上辛苦所得，他用两个坛子装好，全把它存到一个老姑母处，他因为有这么点钱，所以变成“政府党”了。

那拦头水手是他的一个远亲，一个姑母的外孙，人太年青了，他上了岸，因为快乐，这时正想爬到树上去。

“八牛，下来，我有话说。”

那小子只在树上吹哨子。

“八牛，下来，有话告诉你！”

“哪样事，”他这样不高兴的问着，因为他正听到远处唱摇船歌，且听到山上敲石子丁丁声音。

“来！”这字近于压迫，显然命令，不来不行了，八牛就乖乖的答应。

“我来。”

他就下树，如一个猴子，快捷无比。下了树，他并脚跳着上船。

这时几个散伙已经把树荫下大青石板作为战场，开始在那里赌博了。船主钩腰不看岸，只听到岸上一个散伙声音说道：

“……你真要作××党了。”

又一个声音说：

“……”

近来的撑船人知识是进步多了，别的是不可知的事，至于把××党名词，说得极其顺口。船主人从前听到这声音，并不动心，好象是这些名词与自己无关系存，其无意义也等于说袁世凯登基坐朝，冯玉祥过俄国搬兵一样，总不是自己的事。然而到了近来，并且又到了据说已经有了××党的康村，而且自

已是正感到无法处置自己历年攒积下来的一点钱的时节，这些话，自然不免有点惊心动魄了。因为一面是还觉得自己是主人，一个主人心境为佣人扰乱时有生一点小气的理由，他就提着一个名叫喜保的名字，说是不许赌钱，快点到山上厂里去看看，看管事在不在厂，因为船已抵地，得把票领来，明早好装石子上船。

喜保人如其名，有一个于世无悔的脸，同时有一个在各种事情工作上皆不缺少兴味的心。关于领票换票，这事情在平时是应当喜保去做的。但当到把每一次所支得的一点点工钱，全数倾到押宝的一事上去时，人就脾气稍稍不同，应当做的事也有不做的时候，而且在懒惰之外见出一点反抗精神来了。

如今的喜保就正是输了。他正用着可笑的结舌，置着另一个同伴，他听到船主说话，却全不理睬。他手边还有最后的五十文铜子一枚，捏在手心，预备作孤注一掷。船主知道这人是输了，因为不输就不说野话，船主说：

“上厂里去，把你钱留到口袋里一会儿，不算罪过！”被差遣的人呢，头也不回，本来是听见了，然而装痴，仿佛全心注意到宝上。这样一来，主人对于这船伙感到有点革命意味的空气了。他不能在言语上发挥，正理着船篷的绳，就用力的打了一个结。八牛这时站在这船主身边了。

“大舅，什么事。”他本来想有话同八牛说，因为喊喜保不应，心里更乱，说不出什么话了。他望到八牛的脸，望了一会，一句话不说，就又胡乱把船篷绳打了一结。

树荫下的喜保，这时节，最后一枚铜子又送掉了，大声的

骂作赌具的那个白铜制钱，骂了一句“禽三代你娘！”他不再在那群里呆，走上跳板回到船的前舱了。船主望到这孩子，知道是铜钱输光了，他感到好笑，象很快活。

“你运气不行不听菩萨的签上话，该输。”

“我禽他三代那鬼钱。”喜保一面摸火镰敲火，一面从船沿走到后艄来，只听到岸上又一个人这样嚷着，觉得有了同志就笑了。

八牛问他，“光了么？”

“罄罄干，光打光，——老板借我点钱，好扳本。”

老板这时也装不听见自己做事理绳子，用水湿绳的一端，缚到桩上去。他过了一会，才斜斜睨着这输干了工钱的汉子，说，“到厂里去吧，回头说。”

无可奈何似的露着灰败的脸色摇摇荡荡走上跳板，喜保走了。革命告一段落。中年船主记起了同八牛要说的话，他要他守船，他因为自己想到蒲苇村走走。蒲苇村去康村是五里，路并不远，那里有船主两坛袁世凯头的现洋在老姑母床下土中埋着，他放心不下，得去望望这财宝同看守这财宝的老人，所以吩咐八牛守船，等候喜保回来就换换石子收单，自己则就便还可以到蒲苇村带点牛肉回来，作为下酒的东西。

八牛诺诺的答应着，但同时要一点钱，说有用处。这汉子因为年纪不大，钱是不在自己手上的，平时是工钱全由船主交把他亲娘或外祖母手里所得也不多。这时借守船责任，所以开口向船主要一点钱，他实在是见到岸上热闹心有点痒。

“你不许赌！”

“我不是赌。”

“什么用处?”

“有用!”

“不许赌钱，你一定是耍赌!”这中年人是看透八牛小子的心了。因为这样，八牛就有点不平，所以回答：

“我说你不信，你这人!”

平时作长辈兼主人的他，听到这话又觉得与习惯不同了，他低下头想了一会，想这真是要革命了，没有手段可不行了，他忽昂起头来，很沉重的说道：

“没有钱。”

“为什么我应当有的不把我呢?”

说话的八牛，虽有不平的神气，然而音调软弱，完全是类乎小孩子放赖的意思，但在今天的船主听来，总觉得这是近于受××党人的煽动起了革命一样，看起来自己前途真好象极其黯淡了。他听到八牛说要明白不把钱的理由，他在计划策略，他不作答，游移了一会，却用家长的语气说道。

“八牛，你是大人了，应当懂事。”

“你送我一块钱才行。”

“这样多有什么用?”

“这是我的。”

这话好象完全不是从八牛口中说出，他就很诧异的望着八牛的脸，“是你的放到我身边不稳当么?”

事情是真象很奇怪的，今天的八牛，性质似乎变了，他仍然顽固的说：

“我要。”

“到明天我全把你也可以，这时拿可不行。”

“为什么不行？”

他是完全失败了。凡是到质问请求明白理由，都可以说是革命的酝酿，他这时想到说不定这人将来就会谋害他，抢掠他的积蓄，大家平分，于是他一语不发，惨然的坐到舵把上，过了一会，从板带中掏出一块洋钱，捏到手中，交给面前的八牛了。

送了钱，他要去蒲苇村本来就可以走了，但他不走。他想起了什么事他暂时不上岸，象是把去蒲苇村的事情已经忘记了。他望到天空，又看着那一群蹲到树荫下面的将来可以成为杀人放火的汉子，就轻轻的叹气。因为他似乎隐隐约约知道凡是有××党到的地方，做工的全不做工，安分的全不安分，到那时节，做主人的就完全遭殃，一切糟糕，不待言了。

因为静他于是也听到山上打岩的声音了，他糊糊涂涂的想，……八八六十四，烧饼歌说大家都起来。大家起来打洋人。帝国主义打倒了，马路也不要了，船钱不算数，倒找三十一元。……

他只糊糊涂涂的想，心上似乎生了一点气，又无从向谁发作。

得了钱的八牛，说是不赌博，本来就全因为赌才一定要钱。如今见船主无上岸意思，又不敢上岸去参加，又不敢到市街上去玩，这钱在手心捏出了汗，他还不知要怎么办，也就觉着无聊了。

这时又听到岸上人喊嚷。

这是一个赢了许多钱的庄家，忽然在一次孤注上钱被众人

瓜分了，因此大家很得意的呼喊。那庄家，不到一会，就垂头丧气从跳板上走上船了。

八牛轻轻的向那输了钱的伙计问话，

“四哥，怎么回事？”

“被打倒了。”

“扳不扳本呢？”

“命运不济。”

“我这里有，”他于是作着不让船主知道的神气，把一块热巴巴的洋钱交给了这个人，好象只要这钱可以作注，自己也就得到赌博的意味了。有了接济的船伙之一，忽然壮大了胆，不久就又掺入赌徒的叫嚣中去了，这一切一切船主都望得分明他不做声。

八牛见船主不走，明白这是因为要钱所以心中不愉快了，他既已把钱借给了他人，就也不表示软弱，他也不上岸，只坐在船沿上洗脚。他把一双脚垂到水里去，头上是中秋天气的太阳，这人在大六月白热太阳下尚能作工行船，这时头上的太阳自然全不在乎了。

船主望到这年青汉子，把钱交把另一船伙，又目击上岸的人把洋钱在青石上试声音清浊，只是不作声。他心想到许多事情，许多在平时不必有的感想这时都奔到心上了。他因为无聊，又无事可作又不想走，就从尾梢跳到水中，水深及膝，从水中湿淋淋的走上了岸。他不愿去那赌博，就一人走上高坎，坎上可以眺望远方，隐隐约约望得到蒲苇村的保卫团旗子，在风中动。

八牛在船上，把下衣一脱，跳到水中，慢慢走向深水处

去，洒起水来了。他将洒水过河，这河有四分之一里宽，水深有河身宽度五分之三，他慢慢的洒去，用脚拍水，用手扒，昂着头，他还能听远处唱歌的声音。不久他又从彼岸洒回了，象一天风云，把水洗净了，他在河中大声喊船主。

他喊他做舅舅，说：

“舅舅，你为什么不去蒲苇村看外婆？”

这中年人望着水中的八牛，不作答。

八牛上了岸，光身爬上坎到树下船主身边来，他投降了。

“你哪去有事吧，我在这里看船。你哪去，我等。今天还早，听有鸡叫，刚半日哪。”这时听到赌博那一边又嚷起来了，把钱借得的一个汉子，扳了本，到八牛处退钱来了。八牛接了钱，仍然是先前那一元，他仍然交给了船主，“舅舅你哪收下，我不要了。”

船主接了钱，暂时也不塞到板带中去。因为这钱重复退回，他的心稍稍活动了。他觉得就到蒲苇村去看看再说，重复到船上，把一些从××市上买来的东西，为老姑母捎去，他戴了一顶草帽，携了一个贮酒大葫芦，爬上岸一句话不说，沿河走去了。

他到了那姑母家中，那老人还正在做麻线，地下一堆小竹筒，一大团麻。老人面色如昔，家中光景全如往日，放心了。他于是把送来的东西取出，喝着老年人特为备置的野蜜茶，坐到堂房中大椅子上。这时来了两匹小花猪，哼哼唧唧走近身边来，象与他认识，把身子擦着椅脚无意离开。他又望了一下老人气色，觉得在这里，与××党是无关系了，才安心再喝了一口茶，味出茶的香味来。

因为猪，他先同老年人谈××市的猪价。他只知道××市猪肉值钱，却不知道一只猪到××市去要上多少税。

“路上好!”

“平平安安，托老人家的福。”

“八牛好!”

“也托福。”

“他妈上前天还到这里来，告我说为他八牛看了亲，要他自己去看，是火窑场烧窑人女儿，十八岁，有三百吊私蓄。”

“是真事情吗?”

“怎么不真，人家好闺女，各样事在行，只有八牛这小子才配!”

船主想起先一时与八牛的冲突了，却问姑母：

“他妈在不在周溪。”

“这几天总在，她告我，三多有病，请了巫，还愿，用了十三吊钱，仍然发烧发寒。菩萨不保佑人，无法子想。”

“你老人家听不听人说过康村有……”

“全知道这事！捉了两个，听说捉到城里就杀了。是好人家儿女，仍然杀了。他们排家去说；把你钱票交出来，把红契交出来，把借字交出来，好让我们放火烧。这些人先是这样说，没有人听，到后兵来了，捉到团上去打得半死，再到后就杀了。……”

相去还只七天，地方就变动到这样，船主是料不到的。并且还只几天的事，自己还以为是知道这危险顶多的一个人谁知如今听到这老人说到时，也就象很熟习这些事的本根，显然在每一个人心，都有了一种动摇，再迟一月半月就会全变了。